

灵魂不朽与哲学生活

论苏格拉底最后一次灵魂不朽的证明与其哲学“次航”的关系

北京大学元培学院 高彤玥

摘要：《斐多》中苏格拉底最后一次灵魂不朽的证明与其哲学“次航”存在诸多关联，往往被视作“次航”的样板。但笔者认为最后一次证明是“次航”的不完全样板，通过对二者结构的对比、论证共通点的分析及论证目的的重温，阐述二者的关联，并论证这一观点。

关键词：斐多篇；苏格拉底；哲学次航；灵魂

《斐多》中共有四次灵魂不朽的证明，第四次证明是最为特殊的一次。一方面，这一次证明最终说服了顽强的对话者辛弥亚与格贝，另一方面，这一次证明紧紧承接着苏格拉底的哲学“次航”。这是否意味着最后一次灵魂不朽的证明，正是次航方法的最好样板？在笔者看来，最后一次灵魂不朽的证明在结构上是哲学“次航”的不完全样板，但与此同时二者存在着原因使用与哲学图景的共通之处。从整体的论证目的与效果来说，二者使斐多篇对于哲学生活的讨论最终达到了一种最理想与最现实之间的平衡，从而完成了苏格拉底对人们过哲学生活的规劝与对自己欣然赴死的申辩。

一、结构的比对

（一）次航的方法次序

苏格拉底在意识到直接认识事物本身是危险且难以企及的之后，选择“从水里看太阳的影子，或者从别的东西看反光”¹（99d），即在思考、道理中考察存在本身的真相，以此作为自己的哲学“次航”。

次航的方法次序是：首先进行假设，认定一个最强的道理并以此为出发点和标准判定其他道理，将与之相合的都看作真的，反之则非真实（100a）。其次对道理进行检验：在这一说法受到他人攻击的时候不予理睬，考察从假设出发的推论是否彼此一致（101d）。最后再对这一假设进行证明：认定更高一级的说法并以之作为根据去说明原有假设，从而不断向上攀登直至找到合适的道理（101d）。

“次航”作为他考察真理的“次佳”选择与“二次”出发，一方面，可以被视作直接认识事物本身失败之后的一种“让步”，通过使用假设方式以达到贴近真理的认识；另一方面，这一方法又高于“自然探源”中对于事物存在的必然性

¹柏拉图《柏拉图对话集-斐多篇》（100a），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4。下同，在文中以段落序号代替。

解释。因此“次航”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最为理想的现实选择。

（二）最后一次证明的论证结构

在论证的开始，作为前提，苏格拉底及其对话者共同承认事物本身即“型”（form）的存在，而具体事物则从各自分沾的“型”中得到其名称（102a）。苏格拉底通过他与辛弥亚、格贝三人的个头比较阐释了这一前提：辛弥亚比苏格拉底个头大并非由于他是辛弥亚，而是因为偶然具有的“大本身”，可见这一特点并非他“本性具有”（by nature）的，而是“偶然具有”的性质（102c）。由此向前推进说明对立的型不可以相互接纳，“任何相反的一方也不会变成或者是它自己的对方。它在变化中要末离开，要末失掉它的存在。”（103a）。这时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这一说法与第一个论证即相反者相生的证明是相反的，存在矛盾。苏格拉底的回应则强调了具体事物与某本身的区别，提出具体事物中相反者相生是存在的，但在某本身的层面上对立的型是相互排斥、不能够接纳对方的。（103b）

这之后苏格拉底举冷和热的例子，说明具体的事物也无法容纳它分有的型所对立的型（103d-103e），又通过数字的例子，对原先的论证进行强化与发展：某些状况下不同于“型”的具体事物也可以始终具有“型”的形象。数字三，作为拥有奇数本性的具体事物，不能够变化为偶数——“三虽然并不是偶数的反面，却并不容纳偶数，因为三永远伴随着偶数的反面”（104e）。最终这组论证所达成的共识被总结为：具体事物也无法容纳它所伴随的相反面。

以上述论证的结果作为前提，苏格拉底进行了灵魂不朽的最后一次论证。灵魂本性具有活的样式，是在身体中使身体活起来的原因（105d），为身体带来生命，而死亡与生命相反，因此灵魂不容纳死亡，从而灵魂就是不死的（105e）。不死的是不可消灭的，所以灵魂不会死去也不会消失，而是存在于另一个世界的某处。辛弥亚和格贝对这一论证均无质疑，苏格拉底在最后鼓励他们最初设定进行全面分析以达到对这一论证的真正同意与遵从（107a-107b）。由此完成了他对于灵魂不朽的最后一次论证。

（三）论证结构的不完全样板

最后一次论证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与“次航”的结构相合，但在笔者看来并不能被称作“次航”的完全样板，通过分析其论证结构可以推知。

“有各式各样的‘型’存在着，分沾着这些‘型’的其他事物从各自分沾的‘型’得到自己的名称。”（102b）这是最后一次论证的前提，也就是次航结构中的首先假设，是那个“最强的道理”。由这个道理苏格拉底推论出相反的

型不能够容纳对方——这一推论与之前的最强假设没有冲突，因而也能够被认为是真的。

紧接着苏格拉底受到了一位听众的质疑，论证由此进入检验的阶段。听众提出相反的类型不能容纳对方与已知的相反者相生是存在矛盾的。这一质疑是对于苏格拉底产生的推论的质疑，但同时似乎也与推论的前提存在一定的不同。苏格拉底进行回应，再次澄清了某本身与具体事物的区别，具体的相反事物与相反的类型不可混淆。相反的类型不能够互相容纳，会逼走对方从而使得这个事物所分有的某本身产生变化，完成具体事物的转化。苏格拉底在这里对推论的维护本质上是对于对方混淆观点的澄清，严格意义上与次航中所提出的效果有所不同，但一定程度上也达到了检验自身推论与前提不相矛盾的效果，姑且能够算作是检验阶段的一个样板，完成了这一步骤。

按照次航的步骤，接下来论证将要进入上升阶段。但最后一次论证是否真正做到了上升是存在争议的问题，在此对从这里开始的余下论证部分进行分析，寻找是否真的存在“上升”。诚然苏格拉底没有停留在对于挑战者的反驳，他将论证继续推进了：将具体事物与某本身之间搭建了联系（这一联系会在后文提到），从而得出了新的结论：具体事物也无法容纳它所伴随的相反面。之后又以这一结论为大前提，将灵魂代入其中说明灵魂不朽。首先排除对于灵魂不朽的说明：尽管这一部分是整个最后一次论证的真正目的，也是直接结论，但是从结构上说它仅作为先前推论的一个小前提与结论的组合存在，可以称之为推论的一次应用，而不能算作道理的上升。再考察作为灵魂不朽的大前提的推论，从反驳结束到这一推论成立的过程能否被视为道理的上升？苏格拉底将具体事物与某本身搭建的连接，尽管对之前的论证有所突破，是一个较为新的想法，但笔者认为本质上并没有超出原先论证的层级，没有高出最后一次论证中的“最强假设”，此为问题一；其次这一道理也并没有被用来对前提假设进行证明，是提出并被用于继续推进论证的。可见这一部分也不能够算作是道理的上升。那么从结构上看最后一次论证没有进行道理的上升，这一部分存在缺失，没有给次航的上升阶段赋予一个样板。那么尽管前两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次航的方法次序，由于这一缺失，最后一次论证就至少不能被称作是次航的一个完整样板。

二、论证的共通——几次证明与哲学次航

尽管在论证结构上否认了最后一次论证是次航的样板，但不能否认其论证思想与内容仍然存在许多共通之处，以下对这一点进行讨论。《斐多》中的几次论证提出了不同的原因思考方式，拥有不同的哲学并站到了不同的视野层级上。因

而要讨论最后的证明与次航的关系，是无法逃避先前的几次证明来单独论述的，所以这里将几次论证与次航共同提出，通过前几次证明与最后一次证明的比较、探索阶段与几次证明的对应，以推知具有特殊性的最后一次证明与哲学次航的关系。

（一）三种原因、三重图景与三个阶段

《斐多》中对于事物的解释提供了三种原因，展示了哲学思考的三重图景也即苏格拉底哲学探索道路上不断发现的几重解释。因此笔者将对苏格拉底的哲学自传与几次论证的关系进行探讨。

在自然探源阶段所发现的、以及从阿纳克萨格拉的书中看到的是自然原因（机械原因），注重通过感官现象来解释事物（98c-98d），这对应了第一个证明，通过观察具体可见的事物，以变化生成的图景为底板来抽取事物存在的原因，很明显这一原因并没有使苏格拉底满意，这一图景也随着苏格拉底哲学探索阶段的前进而被抛弃了。

最为理想的是存在原因，这是苏格拉底在离开自然探源道路之后所期许得到的知识。用“心灵”（努斯）与“好”（善）来解释万物的规律，以回答什么是好的与为何是好的问题（97c-97d）。第二个与第三个论证正追求了这样的原因，第二个论证默认了在生成变化之外存在与之不同的事物本身，对具体事物与某本身的概念进行了区分和界定，对第一个论证进行了一次上升。而第三个论证对第二个论证进行补充，试图去完成第二个论证所缺失的一般，也提出了可见与不可见的二分原则。两次论证或多或少地触及了最高的存在本身的图景，试图用存在原因来解释事物。但苏格拉底在哲学道路上，在这个阶段得到的是失败的结果——如同直视太阳会灼伤眼睛，直接探索存在原因会毁掉灵魂（99e），意识到这一图景是在身体与灵魂结合的阶段难以企及的。

然而完全停留在变化生成或存在本身的层次，都非探寻原因最现实的方式。在两者中间作为让步，苏格拉底选择了转向“道理”，以样式（型）作为原因，在回答问题时从直接寻求“相”转向一个更为具体但仍能够含有“相”的回答（105c），这是《斐多》中出现的第三种原因，也是苏格拉底有能力且真正实践追求的原因。最后的证明是高于生成变化层级的，但又没有完全进入存在本身层级的，处于上升到其边缘的状态，也就是人活着、身体与灵魂结合时所能够达到的最高的接近存在本身的视野。

（二）最后的论证作为修补

在最后一次论证中，苏格拉底不再割裂两个视野，而是将具体事物、它所对

应的本身、本身所相反的相放在同一话题下进行讨论。这一次论证，为了真正说明灵魂不朽，对前几次论证的视野进行了一次修补。“在某些场合，不但‘型’本身可以时时刻刻保有同一名称，还有些别的事物，并不是‘型’，却在存在的时候始终具有‘型’的形相。”(103e)可见尽管仍然强调具体事物与某本身的分别，但具体事物与某本身不再有完全在不同视野下的天壤之别，而是在一个共存的状态下被提出。因此，最后一个论证实际上打破了变化生成与存在本身这二者之间的较为绝对屏障，使之产生了更强的联系。

另外，在这一前提下对于灵魂的讨论也有了不同的说法。“灵魂占有一个形体的时候，总是带来生命”(105d)，这似乎与灵魂分沾生命本身有所区别。同时生死的概念在这里也与先前的论证有所不同，除了作为人“活着”与“死了”的状态，生命与死亡也作为一种“本身”出现了，灵魂不朽的论证转为了灵魂不能够分沾死亡的论证，在这一局部上最后一次论证可以算作最之前论证的一个上升。

(三) 共同的原因与等高的图景

上文提到最后的论证对应着以样式作为原因，以它作为论证的前提存在。而苏格拉底的哲学次航同样对应着以样式作为原因。次航的基本方式就是“求助于思想，在思想中考察‘是者’的真相”(99e)，因此次航的船桨即借助样式作为原因。那么在所认同的原因上，最后一次证明与哲学次航是达成共识的。

哲学次航所进行的，就是提出一个道理，进行考察，得到更高的道理，是通过人的力量去航行、攀登，以达到最接近存在本身的这一知识的层级，实质上也是在两个图景之间建立了连接的渠道。因此二者共享了等高的视野与存在图景，在整个《斐多》篇中站在了同一个论述的层级。

三、共同的目的与效果——哲学生活的规劝

回归《斐多》本身的语境：苏格拉底去世之前，对于哲学家应该欣然赴死的论证。从而要证明灵魂不朽，其后的每一次证明与对自己哲学道路的阐述都是以此为目的来进行的申辩。而哲学家由于在过哲学的生活才免除对于死亡的恐惧。最后一次论证与次航都在某种程度上深化了对于过哲学生活的规劝。

最后一次论证是与先前的论证相比更为完整和强力的，再次地、直接地对于灵魂不朽的论证，与此同时又指出灵魂是活着的原因。这似乎比申辩部分对于灵魂的论证更加积极，申辩中将灵魂与身体分离作为理想的状态，似乎所谓活着的状态是不被提倡的。但在最后的论证中灵魂带来生命，使得人在生的部分与灵魂的关系前所未有的紧密与和谐，而以灵魂为由的生活状态分沾了作为存在本身的

生命，从而人在生的时候存在更接近存在本身的可能，在无形中给人以践行哲学生活的希望与鼓励。

“次航”则提出了过哲学生活的现实路径，以更为现实的方式进行规劝。苏格拉底以自身的哲学探索历程告知听众哲学探索的曲折，但同时也推荐了人所能踏上的最好的哲学路径，即次航的具体方法。这一介绍给予听众走上哲学生活的具体的方法论，是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激励。同时，比起其他的探索方式，次航更像是理想与现实的一个折衷，在发现现实中探索常常落入的俗套境地、理想状态的难以企及之后，次航的方式使人能够通过自身的力量向上攀登，一步一步达到最接近真理的视野。在活着的状态下人们能够达到一种和谐与平衡的状态，使自己与真理共处，这是哲学生活的一种意义。

最后一次论证与次航都在最理想与最现实之间搭建了桥梁并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使人能够在每个状态下和谐地自处。从而“活着”不再是妨碍人们接近真理的障碍，“死了”是更进一步到达真理本身的境界。这是苏格拉底对于人们要过哲学生活的规劝与对于自己不畏死亡的最强申辩。

参考文献

[1]柏拉图《柏拉图对话集》，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